



朱子語類

百  
卷  
雜  
文  
拾  
遺

口 13  
2939  
46



口 13  
號 2939  
卷 46



重錄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八

雜類

禹入聖域而不優優裕也言入聖域恰好更不優裕優裕謂有餘剩漢儒見得此意思好賀孫

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注文蔚

爾雅非是只是據諸處訓釋所作趙岐說孟子爾雅皆置

博士在漢書亦無可攷

陳仲亨問周書云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

之今周書何緣無之曰此便是那老子裏數句是周時

有這般書老子為柱下史故多見之孔子所以適周問

禮之屬也緣是他知得古人以竹簡寫書民間不能盡

有惟官司有之如秦焚書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

去五味均平巖



依舊留得如說非秦記及博士所掌者盡焚之到六經之類他依舊留得但天下人無有義剛

汲冢古書堯憂因舜野死尹墓太甲太甲殺尹之類皆其所出

誠之常袖呂不常春秋云其中甚有好處及舉起皆小小術數耳

書坊印得六經前直纂圖子也略可觀如車圖雖不甚詳然大槩也是義剛

七書所載唐太宗李衛公問荅乃阮逸偽書逸建陽人文中子元經閔子明易皆逸所作揚

問山海經曰一卷說山川者好如說禽獸之形往往是記錄漢家宮室中所畫者如說南向北向可知其為畫本

也子方

素問語言深靈樞淺較易振

柳文後龍城雜記王銍性之所為也子厚叙事文字多少筆力此記衰弱之甚皆寓古人詩文中不可曉知底於

其中似暗影出皆然杜牧之燕將錄文甚雄壯

省心錄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靜也程泰之演蕃露其零碎小小議論亦多可取如辨果愚之

類是也某頃因看筆談中辨某人誤以屏為及帖後看說文帖字下乃注云屏也因疑存中所辨未審後舉以

問泰之泰之曰存中辨是然不是某人誤乃說文誤耳洪景廬隨筆中辨得數種偽書皆是但首卷載歐帖事

却恐非實世間偽書如西京雜記顏師古已辨之矣柳  
子厚龍城錄乃王性之輩所作大必

金人亡遼錄女真請盟背盟錄汪瑞明撰

洛陽志說道最好文字最簡嚴情乎不曾見剛義

指掌圖非東坡所為

砥柱銘上說禹掛冠莫顧過門不入掛冠是有箇文字上

說禹治水時冠掛着樹急於治水今記不得是甚文字

世間文字甚多只後漢書注內有無限事

警世競辰二圖偽道夫

邵公濟墓誌好子方

吳才老叶韻一部每字下注某處使作某音亦只載得有

證據底只是一例子泉州有板本

近考訂訓釋之學唯吳才老洪慶善為善

稱者自他人稱平之稱去者人之本號夫道

周賈卿問折衷之義曰衷只是中左傳說始中終亦用此

衷字衷是三指而處其中者義剛

問折衷之衷曰是無過此子無不及此子正中間又曰是

恰好底節

折衷者折轉來取中衷只是箇中節

中如字即音眾則是當之義如六藝折衷於夫子亦

謂折當使歸於中之義中與所以謂之中音眾以適當其

中如字而異也振

淳醇皆訓厚純是不雜節

先生曰期極也古人用期字多作極字周昌云心期期知

其不可言極知其不可口吃故重一字也 錄

謂之名之也之謂直為也 方

復復指期上復字扶又反再復也 子方

尚衣尚書尚食乃主守之意秦語作平音 淳

魏大名也魏魏字通魏字篆文亦有山字在其中是有大

義因是名為大名府 揚

舅子謂之內兄弟姑子謂之外兄弟 揚

因說外甥似舅以其似母故也致道問形似母情性須別

曰情性也似大抵形是箇重濁底占得地步較濶情性

是箇輕清底易得走作 賜

古者姓氏大緊姓只是女子之別故字從女男則從氏如

季孫氏之類春秋可見後世賜姓殊無義理 蒙端

氏如孟孫叔孫季孫是也姓則同姓後世子孫或以氏為

姓今人皆稱張氏李氏謂從上下來只是氏別只在三

代而上經賜姓者為姓如姚如姒如姬之類是王姓唐

時尚有氏不同而同出者不得為婚姻 揚

沈莊仲問姓氏如何分別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

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

氏有不同其嘗言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謚因

以為族切恐謚本氏字先儒隨地錯處解將去義理不

通且如舜生於媯汭武王遂賜陳胡公滿為媯姓即因

生賜姓如鄭之國民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如

此之類所謂以字為氏因以為族 詩文

姓與氏之分姓是本原所生氏是子孫下各分如商姓子

其後有宋宋又有華氏魚氏孔氏之類周自黃帝以來  
姓姬其後魯衛毛聃晉郟之屬各自以國為氏而其國之  
子孫又皆以字為氏如魯國子展之後為展氏展禽喜  
是也三家以孟仲季為氏或因所居為氏如東門氏之  
類左氏曰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  
天子自因生以賜姓謂推其所自出而賜之姓如舜居  
媯汭及武王即位封舜之後於陳因賜姓為媯此所謂  
因地以賜姓也諸侯以字為謚只是氏字傳寫之訛遂  
以氏字為謚無義理只是以字為氏如上文展氏孟氏  
之類也杜預點諸侯以字四字為句斷而為謚因以為  
族為一句此亦是強解看來只是錯字謚字至孫方以  
為氏上兩世猶承  
公之姓也。卓

自秦漢以來奴僕主姓今有一大姓所在四邊有人同姓  
不知所來者皆是奴僕之類揚  
同異之理如同姓本親以下去漸疎異姓本疎他日婚姻  
却又親。陰陽相函之理也。萬物聚散之理也。  
適母與所生封贈恩例一同不便看來嫡庶之別須畧有  
等降乃為合理祇  
因說諱字曰漢宣帝舊名何曾諱病已平帝舊名亦不諱  
虜中法偏旁字皆諱如敬字和警字皆諱淳  
見人名諱同不可遽改只半真半草寫之揚曰只是寫時  
莫與太真說時莫太分明揚  
因說四方聲音多訛曰却是廣中人說得聲音尚好蓋彼  
中地尚中正自洛中眷來只是太邊南去故有此熟若

言類

閩浙則皆遠東角矣閩浙聲音尤不正揚

先生因說詩中閩洛風土習俗不同曰其觀諸處習俗不同見得川之氣甚窄且如建州七縣縣縣人物各自是一般一州又是一般生得長短大小清濁皆不同都改

因論南方人易得病曰北方地氣厚人皆不病叔祖奉使在北方十五年已上生冷無所不食全不害歸來纔半年一切發來遂死更有一武臣代州人常至五臺山有一佛殿上皆青石暑月每於石上徹日睡全無病如來南方睡如何了得揚

諸生入問候先生曰寒後却剗地氣痞西川人怕寒嘗有入入東面作守召客後令人打扇坐客皆起白云若使

人打扇少間有某疾生冷果子亦不可吃才吃便有某疾便是西川之人太故怕寒如那有雪處直是四五月後雪不融這便是所謂是朝多風處便是日到那裏時過午時陽氣不甚厚所以如此所謂漏夫處皆在那裏恁地便是天也不甚濶六那裏已如此了這是西南尚如此若西北想見寒過如秦鳳之間想見寒如峨眉山趙子直嘗登上面煮粥更不熟有箇核子時有李某者凍得悶絕了莊仲云不知佛國如何曰佛國却暖他靠得崑崙山後那裏却暖便是那此子也差異西方蠻夷都不曉人事那裏人却理會得般道理恁地便是那裏人也大故哢崎不知是怎生後恁地

語類

卷一百三十八

六

推場中有文字賣說中原所在山川地理州縣邸店甚詳

中亦雜以虜人官制，其以為是中原有忠義之人做出來，故朝廷知其要害處也。

關中秦時在渭水之北，居但作離宮之類。於渭南漢時宮闕在渭水之南，終南之北，背渭面終南。隋時此處水皆鹹，文帝遂移居西北，稍遠漢之都。唐都在隋，一偏西北角。唐宮殿制度正當甚好，官街皆用墻，居民在墻內，民出入處皆有坊門。坊中甚安，故武元衡出坊門，始遇害。本朝宮殿街巷京城制度皆仍五代，因陋就簡，所以不佳。唐田兵官制承宇文周有此制度，故較好。舊東京關中漢唐官闕街巷之類，圖今衢州有碑本坊。行在舊題行宮之門，虜使來有語，後虜作二牌，來前曰麗正，後曰和寧，遂報去，謂太小。今自作牌，依其名題坊。

古之王城有三途，左男行，右女行，中車行。天下路中有車

軌道場

漳州州學中從祀，是神霄宮神，改塑紹興府禹廟，重塑禹像。王仲行將舊禹與一道士去，改塑天齊仁聖帝。此是

一類子明德

汪端明說朝廷塑一顯仁皇后御容，三年不成，却是一行人要希逐日食錢所費不貲。端明為禮部尚書，奏過太

上得旨催促，又却十日，便了朝廷事多如此。浩王拱辰作高樓，溫公作土室，時人語云：一人鑽天，一人入地。康節謂富公云：此有莊事。一人巢居，一人穴處。方

燕湖舊有一富家曰韋居士，字深道，喜延知名士，如黃太史、陳了翁、遷謫每歲餽餉不下千緡。今人總見遷謫者



便以為懼安得有此等人人傑

陸務觀說漢中之民當春月男女行哭首戴白楮幣上諸

葛公墓其哭皆甚哀云先生親筆於南軒所撰武侯傳後遺夫

齊蕭子良死不用棺實于石床之上唐時子良幾世孫蕭

隱士過一洲見數人云此人似蕭王隱士訝之到一郡

遂見解幾人劫墓賊來乃洲上之人隱士說與官令勘

之乃曾開蕭王塚來云王卧石床上儼然如生生揚

廬山有淵明古迹處曰上京淵明集作京師之京今土人

以為荆楚之荆江中有一盤石石上有痕云淵明醉臥

於其石上名淵明醉石其為守時架小亭下瞰此石榜

歸去來館又取西山劉毅之庵用魯直詩名曰清靜退

庵與此相對孫

晝則聽金鼓夜戰看火候嘗疑夜間不解戰蓋只是設火

候防備敵來劫寨之屬古人屯營其中盡如井形於巷

道十字處置火候如有間諜一處舉火則盡舉更走不

得義

馳車子駟革車千乘馳車即兵車蓋輕車也革車駕以牛

蓋輜重之車每輕車七十二人三人在車上一御一持

矛一持弓此三人乃七十五人中之將蓋五伍為兩兩

有長故也輕車甚疾義

豫凶事亦恐有之龔勝傳昭帝賜韓福策曰不幸死者賜

複衾一祠以中牢古人此等事自多難以懸斷祖

三元是道家之說上元燒燈却見於隋煬帝未知始於何

時賀

問真元外氣如何曰真元是生氣在身上曰外氣入真元

氣否曰雖吸入又散出自有界限但論其理則相通

物造時亦遇氣候故皆有數揚

時氣初只是氣疑其氣盛便有物以主之氣散又無了揚

元善每相見便說氣數識綿此不足憑只是它由天命然

亦由人事才有此事得人去理會便了明德

龍氣盛虎魄盛故龍能致雲虎能嘯風也許氏必用方首

論虎睛定魄龍齒安魂亦有理廣

醫家言心藏神脾藏意肝藏魂肺藏魄腎藏精與志與康

節所說不同曰此不可曉明德

嘗見徐侍郎端立書三字帖於主位前云磨堯堅竟不曉

所謂後竟得來乃是古人有銘如三緘口之類此書於

腹曰磨堯堅謹勿言畏秦禍也仲故

問人有震死者如何曰有偶然者有為惡而感名之者如

人欲操刀殺父而遇之者或遭其傷刺而死之類是也

備

東坡云月未望則魚腦實既望則虛蓋出淮南子則食膾

宜及未望也揚

論詩物理因問東坡說人不怕虎者虎不禁得其人何是

有此理東坡說小兒不怕者是一證傳燈錄載歸宗南

泉二人曾遇虎皆不以為事李清言有一鄉人賣文字

遇虎其人無走處了曾聞人言虎識字遂鋪開文字與

虎看自去此數事皆其驗也先生曰曾見一僧名亨黃

龍清會下人言僧入山遇虎只是常事初見時虎亦作

威近前來見人，不怕他漸漸去了，後常常見又慣了，都如常楊曰：只是初見，不怕。雖先生曰：人心能堅忍得此，時好楊。

翟公遜說：鬼星渡河，最亂道。鬼星是經星，如何解渡河？

野雉知雷，起於起處。

果愚或云：乃門屏上刻作形，漢注未是。

古人作甲，用皮，每用必恣，後世用鉄，不知自何時起。

古人運籌者，要說得這事，分明歷七落七，這一事了，便盡。

斷又要得界分分明。

宮，即墻也。

太王畫像頭上有一片皮，直裹至頭上，此便是鈎領。

王彥輔塵史載：僕頭之說甚詳。

衛朴善算，作蓮花漏，其形如秤。東坡詆之。

漢祭河用御龍，御馬皆以木為之。此已是紙錢之漸。義

紙錢起於玄宗時，王與蓋古人以玉幣，後來易以錢。至玄宗感於王與之說，而鬼神事繁，無許多錢，來理得與作。

紙錢易之文字，便是雜理會。且如唐禮書載：范傳正言。

唯顏魯公張司業，祭不用紙錢，故衣冠效之。而國初言禮者，錯着遂作紙衣冠，而不用紙錢，不知紙錢衣冠。

有何間別。義剛

古之木，今有無者，多如皆木。只孔子墓上當時諸弟子各

以其方之木來栽，後有此木。今天下皆無此木，其木亦

如槐，可作簡文，皆橫生，然亦只是文，後似橫樣。義

臨安鉄箭，只是錢主將此搖動，人心使神之。義剛

瑞金新鑄印蓋嘗失一印重鑄之恐作弊故加新鑄之文  
國初有一奉使印亦如此義

秘書省畫大樹下數人只古衣而無名君舉以為恐是孔  
子在宋木下習禮被伐木時義

秘書省畫得唐五主及黃番緯明皇之類恐是吳道子畫  
李某跋之有云畫當如蓴菜某初曉不得不知它如何

說得數句恁地好後乃知他是李伯時外甥蓋畫須如  
蓴菜樣滑方好須是圓滑時方妙義

雪裏芭蕉他是會畫雪只是雪中無芭蕉他自不吝畫了  
芭蕉人却道他會畫芭蕉不知他是誤畫了芭蕉

問春牛事未見出處但月令載出牛牛以送寒氣不知其  
原果出於此否或又云以示勸耕之意未詳孰是某嘗

見云處士立於縣庭土牛之南恐古者每歲為一  
牛至春自別以新易舊而送之也

王大云昔有道人云筭生可以觀夜氣嘗挿竿以記之自  
早至暮長不分寸曉而視之已數寸矣次日問夜氣莫

未說到發生處曰然彼說亦一驗也後在玉山僧舍  
驗之則日夜俱長良不知道人之說祖

問廬山光恠恐其下有寶故光氣發見如此嘗見邵武張  
鑄說曾官岳陽見江上有光氣其後漁人於其處網得

銅鐘一枚又一小說云某郡某處嘗有光處令人掘得  
銅印一顆先生又自云向送葬開善望見兩山之間有

光如野燒從地而發高而復下問云其山舊有銅坑也  
德明

德粹語，婺源有一人其子見鬼，先生曰：昔薛士龍之子亦然，可學。因說薛常州之子甚怯弱，曰：只是精神不全，便如此向見邪法者，呪人小兒，稍靈利者，便呪不倒，可學。云薛氏之兒，所謂九聖奇鬼，先生曰：渠平生亦好說鬼，可學。云薛常州子曰：亦講學，何故信此？曰：不知其所講如何。李可

獸中狐最易為精怪，淳

狐性多疑，每渡河，須冰盡，合乃渡。若聞水下，猶有水聲，則終不敢渡。恐冰解也。故黃河邊人，每視冰上有狐跡，乃敢渡。河又狐每走數步，則必起而人立，四望立行數步，迺復走。走數步，復人立四望而行。故人性之多疑慮者，謂之狐疑。狼性不能平行，每行首尾一俯一仰，首至地

則尾舉，向上。胡舉，向上。則尾處至地。故曰：狼跋其胡，載

憂其尾。個因論張天師先生曰：本朝有南劍太守林積，送張天師于獄中，而奏云：其祖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一時人皆信之，而彼獨能明其為賊，其所奏必有可觀者。林積者，秦相時嘗為侍郎。義

郭天錫因鞫徽宗，當為天子，遂得幸官。至承宣使其人亦鯁直，敢說天覺每要占問，時不尚，自去見它，多是使覺範去。後來發覺蔡元長，遂以為天錫有幻術，令人監係。日置猪狗血於其側，後來只被血薰殺了。義

覺範因張天覺事下大獄，自供云：本是醫人，因入醫張相公府，養娘有教，遂與度牒，令某作僧。義

神殺之類亦只是五行旺衰之氣推亦有此理但是後人  
推得小了太拘忌耳曉得了見得破底好如上蔡言我  
要有便有我要無便無方好然雖不曉底人只是孟浪  
不信呂丈都不曉風水之類故不信今世俗人信便有  
不信便無亦只是此心疑與不疑耳揚  
因及談命課靈者曰是他精力強精力到處便自驗漸  
因說都下士夫愛看命曰士夫功名心切且得他差除一  
番亦好曰若命中有官便是天與我若就人論便是朝  
廷與我今不感戴天與朝廷却感戴他們終身不忘甚  
可怪淳

陶安國事真武先生曰真武非是一箇神披髮只是玄  
武所謂青龍朱雀白虎玄武亦非是有四箇恁地物事

以角星為角心星為心尾星為尾是為青龍鹿危星如  
龜騰蛇在虛危度之下故為玄武真宗時諱玄字改玄  
字為真字故曰真武參星有四隻脚如虎故為白虎翼  
星如翼軫如項下喙井為冠故為朱雀盧仝詩曰頭戴  
井冠揚子雲言龍虎鳥龜正是如此節

先生問四明龍現事璘峯云頃歲鄞縣趙公萬禱雨於天  
井山之龍井曾有龍現張左藏良臣作記云俄有光發  
波間如叢炬復紅焰飛動下見龍之首甚大不遠類咫  
尺大復現不復現全體鱗甲燦燦有光久不沒陰氣颯  
然見者魄喪神動曾見王嘉叟云見龍初出水先有物  
如蓮花之狀而後水湧異物出而眼光如銅盤與趙尉  
所見頗合璘

或言某人之死，人有夢見之者，甚恐，遂辭位而去。先生曰：唐令狐綯亦嘗夢見李德裕，明日語人曰：衛公精爽可畏，頃時劉丞相華老死於貶所，後來得昭雪，復官，其子斯立有敬謝時宰一聯云：晚歲雖賤徑招魂於異域，平生精爽或見夢於故人。世傳以為佳。

陳易和叔將赴試，韓魏公戒之曰：離場屋又更宜子。陳曰：三十年做老娘，不解綳了孩兒，既而王字裡作賦，韻率土之濱，莫非王，遂見黜，魏公聞之笑曰：果然綳了孩兒矣。

往年見徐端立侍郎云：葉右林嘗問某，或謂司馬溫公范蜀公議鍾律不合，又某與某爭某事，蓋故為此議以表見其非朋比之為者，如何徐曰：此事有無不可知，然為

此論者亦可謂不占便宜矣。石林為之一笑，而罷。個

汪玉山童穉時，喻玉泉令他對七字對云：馬蹄踏破青青草，玉山應口對云：龍爪擎開點點雲。

先生說泥持妻知衢州日，都下早間事晚已得報，閑裡云要知得如此，急急做甚。先生云：公說得是。相

或言某人輕財好義，先生曰：以何道理之而義乎。相

因李將為郭帥，閣捧曰：凡是名利之地，自家退以待之，便自安穩。總要只管向前，便危險。事勢定是如此。如一梳飯在這裏，絕去爭也有爭，得不被人打底也有爭，得被

人打底也有爭，不得空被人打底。或論及欲圖押細，厚賞者，先生曰：譬如一盤珍饈，五人在

坐，我愛吃，那四人亦都愛吃，我伸手去拏，那四人亦伸

手去拏未必果誰得之能恁地思量便可辨知來物如  
古者橫議權謀之士雖千萬人所欲得底他也有計術  
去必得薄

財猶膩也近則汚人豪傑之士恥言之謂

人言仁不可主兵義不可主財其謂惟仁可以主兵義可

以主財道

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機而固守丁未耳

鄭叔文謂敗不可懲勝不可祖此言殊有味振

王宣子說其言士大夫以面折廷爭為職以此而出人

亦高之宦官以承順為事忽犯類而出誰將依當事如

此之乖後漢呂強後世無不賢之

詠古詩丈夫棄甲冑長揖別上官為揚元禮發也問元禮

事如何曰緣一二監司相知者已去後人不應副賑濟  
此事已做不得若取之百姓又不可所以乞祠問當時  
合如何處置方善曰只得告監司理會賑濟不從則九  
爭又不從則投劾而去事方分曉語畢遂諷誦此詩云

明德

沈季文於小學則有莊敬敦篤而不從事於禮樂射御書

數於大學則不由格物致知而遽欲誠意平心祖

黎紹先好箇人可謂聽其言也厲義

周顯祖不事外飾天資簡樸若

諸葛誠之守立過人外

劉季高也豪爽只是也無腦頭義

林擇之曰上四州人輕揚不似下四州人先生曰下四州



人較厚潮陽士人亦厚然亦陋莆人多詐淳朴無偽者  
陳魏公而已義剛

或傳連江鎮寇作燒千餘家時張子直通判云此處人煙  
極盛曰某嘗疑此也如何承載得許多人力行退而思  
之此所謂知小圖大力小任重之意行  
前年鄭瀛上書得罪杖八十下臨安贖臨安一吏人憫之  
見其無錢為代出錢贖之揚

王侍郎普之弟某經兵火其乳母抱之走為一將官所得  
乳母自思為王氏乳母而失其子其罪大矣遂潛謀歸  
計將此將官家兵器皆去其双弓則斷其弦有求一好  
馬抱兒以逃追兵踵至匿於麥中此如者三四僅全兒達  
王家常見一僧說之僧今亦亡矣歎為之傳未果李可

義剛錄云常見一老僧云李伯時家遭寇伯時尚小  
被賊并劫去賊將遂以姪子為妻一日上元其夫  
出看姪子以詩遣諸婢皆往看遂將弓箭刀刃之屬  
投于井馬亦解放但自乘一馬而去少頃聞前有人  
馬聲恐是來起他乃下馬走入麥中藏其賊尚以鐘  
麥中撈攬幸而小底不曾啼遂無事未幾得聞那賊說  
這賊婢知他那裏去湊知無事遂又走夜行晝伏數日  
左到尋見他家人某嘗欲記此事後來被那僧死了遂  
無問處竟休了

陳光澤二子求字先生字翠白仲亨云翠便亨凡物積之  
厚而施之也廣如水積得科子滿便流又字華曰仲蔚  
云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變謂變其志若裏面變得是虎  
外面便有虎之文變得是豹外面便有豹之文義剛  
有言士大夫家文字散失者先生楚然曰魏元履宋子飛  
兩家文籍散亂皆其不勇決之過當時若是聚眾與之

抄劄封鎖則庶幾無今日之患道夫

德粹問十年前屢失子亦曾寫書問先生先生答書云子之有無皆命不必祈禱後又以弟為子更有甚理處舍弟之子年乃大於此則是叔拜侄曰以弟為子昭穆不順方伯謨曰便是弟之子小亦不可曰然學可

問唐誥勅如何都是自寫曰知如何想只是自寫了却去計會印如蔡君謨封贈亦是自寫看來只是自有字名故如此剛義

張以道向在黃巖見顏魯公的派孫因事到官其人持魯公誥勅五七道來庭下稱有陰細看其誥勅皆魯公親書其字而其誥乃是黃紙書之此義如何先生曰魯公以能書名當時因自書之而只用印文亦不足據本朝

蔡君謨封贈其祖誥勅亦自寫之蓋其以字名人亦樂

令其自寫也魯公誥後為劉會之所藏○義剛

一日請食荔子因論興化軍陳紫自蔡端明迄今又二百來年此種猶在而甘美絕勝獨無它本天地間有不可曉處率如此所謂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知要之它自有箇絲脉相通但人自不知耳聖人也只知得大綱到不可知處亦無可奈何但此等瑣碎不知亦無害爾

道夫

先生因吃茶罷曰物之甘者吃過必酸苦者吃過却甘茶本苦物吃過却甘問此理如何曰也是一箇道理如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理而後和蓋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又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

各都是此理孫

建茶如中庸之為德江茶如伯夷叔齊又曰南軒集云草  
茶如草澤高人臘茶如臺閣勝士似他之說則俗了建  
茶却不如適間之說而全也道夫

侍先生過水南谷中見一種高柔嫩香氣溫潤可愛因采  
一二莖把玩先生曰此即古人所謂蘭是也又云蕙亦  
非今之蕙乃零陵香是也炎

今福州紅糟即古之所謂醴酒也用是挑剛  
古升十六寸二分為升容一百六十二寸為斗備  
今之一升即古之三升今之一兩即古之三兩備  
古錢有貨泉字貨布字是王莽錢於古尺正徑一寸雖久  
有損太際亦是淳

先生見正甫所衣之衫只用白練圓領領用皂問此衣甚

制度曰是唐衫先生不復說後遂易之過

布一箠四十眼着八十絲為一升今興化人能為之云二  
十升布已難做至如三十升不知古人如何做也若三  
十升則極疎矣古人不講白皮弁乃以白鹿皮為之但  
加飾焉如冠之白但用疎細為吉凶耳方

或云俗語夜飯減一口活得九十九曰此出古樂府三吏  
詩

墨翟與工輪巧爭辯云云論到下稍一着勝一着沒期  
一曰吾知所以拒子矣吾不言一曰吾知所以攻子矣  
吾不言煮

莽何羅本姓馬乃後漢馬后之祖班固為澤而改之子

步騰不去為瓜耳瓜可無身不可無知分  
陶隱居注本草不識那物後說得差背底多綠他是箇南  
人那時南北隔絕他不識北方物事他居建康剛義  
仙游有蔡溪見說甚好裏面有一片大石有一石門入去  
沿溪到那石上有陳履常居大學問此地好齋少餅徑  
入去石上坐飢甚則吃少許餅久後吃盡了飢不奈何  
歎出則當初入門已發了誓遂且忍飢遇樵者見他在  
坐亦異之間得此物事來吃久後報得外面道人都來  
遂起得箇庵自此却好病翁嘗至其庵時陳居士方死  
尚在坐未曾斂見面前一石頭似箇香山字子細看又  
不是石恰似乳香滴成樣都通明身旁一道人云是陳  
先生臨死時滴出鼻涕又一道人來禮拜歎息云可惜

陳先生鍊得成後却不成個

宗觀問李定之子某有文字乞毀通鑑板建炎間坐此  
竄後放歸復管詞云下喬木而入幽谷朕姑示於寬息  
以鷓鴣而笑鳳凰爾無沉於迷識

語類一百三十八卷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九

論文上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  
 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  
 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  
 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饒錄云國語說得  
 如戰國文字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又曰國  
 更有此精彩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  
 極困苦振作不起戰國文字豪傑便見事情非你殺我  
 則我殺你黃云觀一時氣象如此如何過揀得佳所以  
 於漢家之  
 治也 備

楚詞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九歌  
 是托神以為君言人間隔不可企及如已不得親近於



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不是怨君至中鬼篇不可以君為中鬼又倒說中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著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貫詞楚

問離騷卜居篇內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但以意看可見如突梯滑稽只是軟熟迎逢隨人倒隨人起底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此小窠礙想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艾軒掌云班固楊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古人有取於登高能賦這也須是敏須是會說得通暢如古者或以言揚說得也是一件事後世只就紙上做如就紙上做則班揚便不如已前文字當時如蘇秦張儀都是會說史記所載想皆是當時說出又云漢末以後只

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頌着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總有一二大儒略相効以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關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雙關之文向來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將年講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効世間模樣做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槩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滾雜賀孫

楚此沈存中以此為呪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禱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蓋今人只求之於雅

而不求之於俗故下十半都曉不得道夫。離騷叶韻。到篇終。前面只發。

兩例後人不曉却謂。只此兩韻如此。至。

楚詞注卡事皆無這事是他曉不得後却就這語意撰一件事為證都失了。他那正意如淮南子山海經皆是如此義剛

高斗南解楚詞引瑞應圖周子充說館閣中有此書引得好他更不問義理之是非但有出處便說好且如天問云哉棘賓高山海經以為戲上三嬪于天因得九歎九辨以歸如此是天亦好色也柳子厚天對以為質嬪說天以此樂相博換得其以為棘字是夢字商字是古文篆天字如鄭康成解記衣衣作齊衰云是壞字也此亦是擦壞了蓋啓夢賓天如趙簡子夢上帝之類賓夫是

為之賓天與之以是樂也今人不曾讀古書如這般等處一向恁地過了陶淵明詩彤天無子歲魯氏攻山海經云當作飛夫舞千戚看來是如此周子克不以為然言只是說精衛也此又不用出處了夢孫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澁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曾直恁地着力做却自是不好騷方子。道夫。錄云古今擬騷之作。惟魯直為無謂。

古賦須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入本朝來騷學殆絕秦黃晁張之徒不足學也雉

荀卿諸賦鎮密感得水佳歐公蟬賦其名曰蟬這數句也無味雉

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

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是錯說利害處答制策便亂道董  
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  
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  
楊震輩皆尚識緯張平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  
風角鳥占何愈於識緯陵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  
卑矣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倣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  
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  
此却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免乎蹈襲也  
人傑漢文  
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  
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文實劉向文  
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仲舒較滋潤發揮  
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便實到杜欽谷永書

又太弱無歸宿了匡衡書多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  
此淳

仲舒文大槩好然也無精彩淳

林父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楊子雲班孟堅只填得他

腔子佐錄作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張平子竭

盡氣力又更不可學

問呂舍人言古文衰自谷永曰何止谷永鄒陽獄中書已

自皆作對子了又問司馬相如賦似作之甚易曰然又

問高適焚舟決勝賦甚淺陋曰文選齊梁間江淹之徒

賦皆不好了因說神宗修汴城成甚喜曰前代有所作

時皆有賦周美成聞之遂撰汴都賦進上大喜因朝降

出宰相每有文字降出時即合誦一過宰相不知是誰



知古賦中必有難字遂傳與第二人以次傳至尚書右丞王和甫下無人矣和甫即展開琅然誦一遍上喜既退同列問如何識許多字和甫曰某也只是讀傍文錄作一呂編文鑑要尋一篇賦冠其首又以美成賦不甚好遂以梁周翰五鳳樓賦為首又成賦亦在其後

賓戲解嘲劇秦貞符諸文字皆祖宋玉之文進學解亦此類陽春白雪云云者不記其名皆非佳文楊

夜來鄭文振問西漢文章與韓退之諸公文章如何某說而今難說便與公說某人優某人劣公亦未必信得及須是自看得這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病識得破却看那一人文字便見優劣如何若看這一人文字未破如何定得優劣便說與公優劣公亦如何便見其優

於處正子細自看自識得破而今人所以識古人文字不認只是不曾子細看又兼是先將自家意思橫在首次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說出來也都是橫說又曰人做文章着是子細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脉自是相似讀得韓文熟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細看少間却不待用向來初見擬古詩將謂只是學古人之詩元來却是如古人說灼灼園中花自家也做一句如此遲遲稠畔松自家也做一句如此磊磊澗中石自家也做一句如此人生天地間自家也做一句如此意思語脉皆要似他底只換却字某後來依如此做得二三十首詩便覺得長進蓋意思句語血脈勢向皆効它底大率古人

文章皆是行正路後來杜撰底皆是行狹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路脈做將去少間文章自會高人又云蘇子由有一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着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着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說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或日子瞻云都來這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歲以前氣格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而掉底便荒疏只管用功底又較精向見韓無咎說它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二十歲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他自驗得如此人到五十歲不是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後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閑做這般工

夫若晚年如何有三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進曰也是後生時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關鞞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這一句說盡了又云某人晚年日夜去讀書某人戲之曰吾丈老年讀書也須還讀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出謂其不能發揮出來為做文章之用也其說雖理又云人晚年做文章如秃筆寫字全無鋒銳可觀又云其四十以前尚要學人做文章後來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來做底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歲做底文字又云劉季章近有書云他近來看文字覺得心平正其答他

令更掉了這箇屢心看文字蓋他向來便是硬執他  
說而今又是將這一說來單正是未理會得在大率江  
西人都是硬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都只是橫  
說且如陸子靜說文帝不如武帝豈不是橫說又云介  
甫諸公取人如資質淳厚底他便不取看文字穩底他  
便不取如那次裂底他便取說他轉時易大率都是硬  
執他底張以道曰朕庭柯以怡顏盼讀如悅讀作時者非義剛  
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楊  
大率文章盛則國家却衰如唐貞觀開元都無文章及韓  
昌黎柳河東以文顯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汪聖錫云  
國初制詔雖粗却甚好又如漢高八年詔與文帝即位

詔只三數句今人敷衍許多無過只是此箇樣子若海  
先生方修韓文考異而學者至因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  
闊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如辨鴉冠子及說列子在  
莊子前及非國語之類辨得皆是黃達才言柳文較古  
曰柳文是較古但却易學學便似他不似韓文規模闊  
學柳文也得但會衰了人文字義剛。夔孫錄云韓文  
精義如辨鴉冠子之類非國語中  
楊因論韓文公謂如何用功了方能辨古書之真偽曰鴉  
冠子亦不曾辨得柳子厚謂其書乃鴛鴦語鴉賦之類  
故只有此處好其他皆不好柳子厚看海文字精以其  
人刻深故如此韓較有些王道意思每事較含洪便不  
能如此揚

語類 卷百廿七

返之要說道理又要則劇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  
險奇且教他在潮州時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却得永  
川力也

柳子厚人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似  
陶韓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好揚  
陳仲蔚問韓文締議說懿獻二廟之事當否曰說得好其  
中所謂興聖廟者乃是涼武昭王之廟乃唐之始祖然  
唐又封臯陶為帝又尊老子為祖更無理會又問韓柳  
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問子  
厚論封建是否曰子厚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  
但說到後面有偏處後人辨之者亦失之大過如廖氏  
所論封建排子厚太過且封建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

然之理勢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  
類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却  
不具聖人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吞  
之而不可得乃無可奈何而為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  
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勢也且如射王中肩之事乃是  
周未征伐自諸侯出故有此等事使征伐自天子出安  
得有是事然封建諸侯却大故難制御且如今日蠻洞  
能有大君不循理朝廷亦無如之何若古時有許多  
國自是難制如隱公時原之一邑乃周王不柰他何賜  
與鄭鄭不能制到晉文公時周人將與晉而原又不能  
故晉文公伐原且原之為邑甚小又在東周王城之側  
而周王與晉鄭俱不能制蓋渠自有兵不似今日太公

有不法處便可以降官放罷古者大率勳便是征伐所以孟子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在周官時已是如此了便是古今事務不同便是難說因言孟子所謂五等之地與周禮不同孟子蓋說夏以前之制周禮乃是成周之制如當時封周公於魯乃七百里於齊尤闊如所謂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以地理考之大段闊所以禹在塗山萬國來朝至周初但千一百國又曰譬如一樹枝葉太繁時本根自是衰枯如秦始皇則欲削去枝葉而自留一幹亦自不可義剛有二等入專於為文不去讀聖賢書又有二等入知讀聖賢書亦自會作文到得說聖賢書却別做一箇說異模樣說不知古人為文大抵只如此那得許多說異韓文

公詩文冠當時後世未易及到他上宰相書用清言有我詩賦下齊都寫在裏面若是他自作文豈肯如此作最是說載沉載浮沉浮皆載也可笑載是助語分助彼如此說了他又如此用韓文退之除崔羣侍郎制最好但只有此制別更無不知如何義剛或問伯夷頌萬世標準與特立獨行雖足以明君臣之大義適推通變又當循夫理之當然者也先生曰說開了當當云雖武王周公為萬世標準然伯夷叔齊惟自特立夫不顧又曰古本云一凡人沮之譽之與彼夫聖人是下辭對其文意尤有力播退之送陳彤秀才序多一不字舊嘗疑之只看過了後見

語類 卷一百一十九

謝子賜家本乃後山傳歐陽本圈了此不字  
韓退之墓誌有怪者了

先生喜韓文宴喜亭記及韓弘碑碑老年

唐僧多從士大夫之有名者討詩文以自華如退之送文

暢亭中所說又如劉禹錫自有一卷送僧詩或云退之

送關佛也多要引接僧徒曰因是他所引者又却都是

那破賴底僧如靈師惠師之徒及晚年見大顛於海上

說得來闊大勝妙自然不得不服人多要出脫退之也

不消得恐亦有此理也廣

先輩好做詩與僧僧多是求人詩序送行劉禹錫文集自

有一冊送僧詩韓文公亦多與僧交涉又不曾見好僧

都被落戶然各家亦被韓文公說得也狼狽文公多只

見這般僧後却撞着一箇大顛也是異事人多說道被

大顛說下了亦有此理是文公不曾理會他病痛被他

總說得高便道是好了所以有顛聰明識道理實能

形骸以理自勝之語贊得

才卿朋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

陳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道皆是這

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

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可

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可乎其後作文

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謂

利者義之和却解為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

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

心先生正色曰其在當時必與他辯却笑曰必被他無禮友仁

柳文局促有許多物事却要就此字處安排簡而不古更說此也不妨封建論并數長書是其好文合尖氣短如人火忙火急來說不及又便揚

柳子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做司馬遷與任安書劉原父作文便有所做

官沉羽振錦心繡口柳子厚語

韓子變萬化無心變歐有心變杜祈公墓誌說一件未了又說一件韓董音行狀尚稍長權德輿作宰相神道碑只一板許歐蘇便長了蘇體只是一類柳守原議極局促不好東萊不知如何喜之陳俊山文如仁宗飛白書

記大段好曲折亦好墓誌亦好有典有則方是文章其他文亦有太局促不好者如題太白像高軒過古詩是晚年做到平易處高軒過恐是絕筆又一條云後山仁

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公曾南豐韓

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抹

他好處以為議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夫道

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換一字謹嚴然大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太意在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好文章詩亦然

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

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  
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  
字好底便十不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  
坡文字便已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  
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章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  
秋傳序因言杜詩亦何用曰是無意思大部小部無萬  
數益得人甚事因傷時文之弊謂張才叔書義好自靖  
人自獻於先王秉胡明仲醉後每誦之又謂劉棠舜不  
窮其民論好歐公甚喜之其後姚孝寧易義亦好壽昌  
或問太極西銘曰自孟子  
已後方見有此兩篇文章  
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木處起議論首卷潛

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  
飲食男女事某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  
甚使入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老蘇父子自  
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  
軟貼不為所喜范文正公好處歐不及李晚年須參禪  
有一記說達磨宗亦甚詳須是大段去參究來又曰以  
李視今日之文如三日新婦然其人輩文字乃蛇鼠之  
見  
先生讀宋景文張迺贊曰其文自成一家景文亦服入嘗  
見其寫六一藴罔所表二句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  
與伐皆無恨也  
溫公文字中多取荀卿助語



六一文一倡三歎令人是如何作文

六一文有斷續不接處如少字模樣如秘演詩集序言為歌詩以自娛十年間兩斷不接六一居士傳意凡文

弱仁宗飛白書記文不在制誥首卷四六皆治中問所

作非其得意者恐當時亦被人催促加以文思緩不

子細不知如何然有紆徐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已

者又非辭意一直者比黃慶基墓誌極好問先生所喜

者云豐樂亭記揚

陳同父好讀六一文嘗編百十篇作一集今刊行豐樂亭

記是六一文之最隹者却編在拾遺

歐公文字鋒刃利文字好議論亦好嘗有詩云玉顏自古

為身累肉食何人為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上等好詩以

議論言之是第上等議論

欽夫文字不甚改改後往往反不好亞夫曰歐公文字愈

改愈好曰亦有改不盡處如五代史宦者傳末句云然

不可不戒當時必有載張承業等事在此故曰然不可

不戒後既不欲載之於此而移之於後則此句當既偶

忘削去故也方子

因改謝表曰作文自有穩字古之能文者纔用便用着這

樣字如今不免去搜索修改又言歐公為蔣穎叔輩所

誣既得辨明謝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習中流出更無

些窒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

處頃有又買得他醉翁亭記彙初說滁州四面有

山此數十字未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云有教十字序，濂州之山，忽大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  
圖了，一邊法環濂，皆山也，一句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  
所作言語，亦有絕不成文理者，不知如何，廣

前輩見文皆通文字，先生在同安嘗見六一見人文字三  
卷子，是以平日所作詩文之類，楷書以獻之，振

歐公文章及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  
異底字，換却那尋常底字，備用

文字到歐魯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暗

歐公文字，數腹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

近處，然却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

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

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

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

自有此巧了，廣問荆公之文如何，曰他却似南豐文，但

比南豐文亦巧，荆公曾作許氏世譜，罵與歐公看，歐公

一日因曝書見了，將看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為荆公作

又云介甫不解做詩，恁地恐是曾子固所作，廣又問後

山文如何，曰後山然有好文字，如黃樓銘，館職算皆好

又舉數句說人，不怨暗君，怨明君，處以為說得好，廣又

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于襄漢間

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携所作以謁之，南豐

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後山為

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溢，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

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

為略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

處每林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  
山讀之則其意尤<sub>九</sub>因嘆服遂以為法所以後山文字  
簡潔如此廣因舉秦丞相教其子孫作文說中說後山  
處曰他都記錯了南豐入史館時止為檢討官是時後  
山尚未有官後來入史館嘗薦邢和叔雖亦有意薦後  
山以其未有官而止廣○楊錄云秦作后山叙謂南豐  
辟陳為史官陳元祐間始得官秦

因言<sub>誤</sub>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間被物慾激搏猶  
自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不得  
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太段拙了然猶是  
一片好文章有頭尾它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  
蒐由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物

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  
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  
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碁一局與一  
老人為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  
讀書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峻靈  
王廟碑唐肅宗時一尼悅悅升天見上帝以寶圭十  
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  
必有寶云云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  
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為如何說盡道理却說出  
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為永游於聖人之門者  
難為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們這般文字不入個  
問坡文不可以道理并全篇看但當看其大者曰東坡文

說得透，商豈亦說得透，如入會相論底，一齊指撥說盡了。歐公不盡說，含蓄無盡意，又好。因謂張定夫言，商豈秘閣諸序好，曰：那文字正是好。峻靈王廟碑無見識，伏波廟碑亦無意思，伏波當時蹤跡在廣西，不在彼，中記由全無發明。揚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二碑，韋健曰：然又問潛真閣銘好，曰：這般閑戲文字，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如韓文公廟碑之類，初看甚好，讀子細點檢，疎漏甚多。又曰：東坡令其姪學渠兄弟登年應舉時，文字

揚  
人老氣衰，文亦衰。歐陽公作古文，力變舊習，老來照管不到，為某詩序，又四六對偶，依舊是五代文習。東坡晚年文雖健，不衰，然亦疏魯。如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

弟子揚，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疏如此。淳六一記，菱窳石，東坡記六菩薩皆寓意，防人取去，然氣象不類如此。

老蘇之文高，只議論乖角。壽  
老蘇文字初亦喜着，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曾文字為正。東坡子由晚年文字，不熟，然又皆議論衰了。東坡初進策時，只是老蘇議論。

坡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有不貼實處。道夫  
坡文只是大勢好，不可逐一字去點檢。義剛  
東坡墨君堂記，只起頭不合，說破竹字，不熟，便似毛穎傳必大

語類

不得首尾皆不相應起頭甚麼樣大末後却說詩賦似李白記事似司馬遷賀孫

統領商宗以溫公神道碑為餉先生命更約道夫同視且曰坡公此文說得來恰似山摧石裂道夫問不知既說誠何故又說二曰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處頃之直卿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不用恁地說蓋誠則自能一問大凡作這般文字不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面說甚麼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說盡無可說了却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却是布置甚舊看二家之文復看坡文覺得

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又白向嘗問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一白思得頗久鏡錄云不能得一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遂掃將去道夫問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黃門之文又不及東坡曰黃門之文衰遠不及也只有黃樓賦一篇爾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却自美處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闕茸無意思又曰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辨後對又開相似都無恁地安詳黃卿問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力到後面多脫了道夫因問黃門古史一書

曰此書既有好處道夫曰如他論西門豹投巫事以為  
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似此議論甚合  
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山篇譏議  
子處以為決非莊子之書乃是後人載斷莊子本文  
入此其考據甚精密由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  
道夫

或問蘇子由之文比東坡稍近理否曰亦有甚道理但其  
說利害處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  
學術只一般因言東坡所薦引之人多輕儇之士若使  
東坡為相則此等人定皆在滿要路國家如何得安靜  
賀孫

諸公祭温公文只有子由文好

歐公大段推許梅聖俞所注孫子看將來如何得似杜牧  
注底好以此見歐公有不公處或曰聖俞長於詩曰詩  
亦不得謂之好或曰其詩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  
枯槁拱壽

范渾夫文字純粹下一箇字便是合當下一箇字東坡所  
以伏他東坡輕文字不將為事若做文字時只是胡亂  
寫去如後面恰似少後添節

後來如汪聖錫制誥有温潤之氣曾問某人前輩四六語  
孰佳答云莫如范渾夫因事作某王加恩制云周尊公  
且地居四輔之光漢重王蒼位列三公之上若昔仁祖  
尊事荆王顧子冲人敢後茲典自熟乎正典重彼工於  
四六者却不能及德明

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舌絕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貢父振

劉貢父文字工於摹倣學公羊儀禮若海

蘇子容文慢義剛

南豐文字確實道夫

問南豐文如何曰南豐文却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為文却因學文漸見此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為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東坡則華豔處多或言某人如搏謎子更不可曉曰然尾頭都不說破頭邊做作掃一片去也好只到尾頭便沒合殺只恁休了篇篇如此不知是甚意思或曰此好

奇之過曰此安足為奇觀前輩文章如賈誼董仲舒韓愈諸人還有一篇如此否夫所貴乎文之足以傳遠以其議論明白血脉指意曉然可知耳文之最難曉者無如柳子厚然細觀之亦莫不自有指意可見何嘗如此不說破其所以不說破者只是吝惜欲我獨會而他人不能其病在此大槩是不肯蹈襲前人議論而務為新奇惟其好為新奇而又恐人皆知之也所以吝惜曾所以不及歐處是紆徐楊錄曲折處曾喜模擬人文字擬峴臺記是做醉翁亭記不甚似

南豐擬制內有教篇雖雜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必大南豐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義剛南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

南豐范貴之奏議序氣脈渾厚說得仁宗好東坡趙清獻神道碑說仁宗處其文氣象不好第十流人等句南豐不說子由挽南豐詩甚服之

兩次舉南豐集中范貴之奏議序末文之備盡曲折處南豐有作郡守時榜之類為一集不曾出先生舊喜南豐文為作年譜

問嘗聞南豐令後山一年看伯夷傳後悟文法如何回只是令他看一年則自然有自得處

江西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黃魯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氣必大

陳后山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當時諸公都歛衽便錄云人文字都無他抑揚頓挫因論當世人物有以文章記問為能

點檢他人不自點檢者曰所以聖人說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至

館職策陳無已底好李清臣文飽滿雜說甚有好議論

李清臣文比東坡較實李舜舉永洛敗死墓誌說得不分明看來是不敢說

相陰舊話載王銍云李邦直作韓太保惟忠墓誌乃孫巨源文也先生曰巨源文溫潤韓碑徑只是邦直文也

論胡文定公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曉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德明



胡侍郎萬言書好令後生讀先生舊親駕一冊又曰上殿  
劄子論元老好無逸解好請行三年喪劄子極好諸奏  
議外制皆好

陳幾道存誠齊銘其初得之見其都是好義理堆積更看  
不辨後子細讀之却見得都是湊合與聖賢說底全不  
相似其云又如月影散落萬川定相不分處處皆圓這  
物事不是如此若是如此孔孟却隱藏着不以布施是  
何心哉乃知此物事不當恁地說

張子韶文字沛然猶有氣開口見心索性說出使人皆知  
近來文字開了又闔闔了又開闔闔七八番到結末處  
又不說只恁地休了至

文章輕重可見入壽夫不在美惡上白鹿洞記力輕韓元

古語只是胡說然有力吳達文字亦然楊

韓愈答文做着俚和平有中原之舊無南方啁晰之音佐  
王龜齡奏議氣象大

曾司直大故會做文字大故馳騁有法度裘父大不及他  
裘父文字澁說不去義剛

陳君舉西掖制詞殊未得體王欽溫潤不尚如此胡明仲  
文字却好義剛

或言陳蕃叟武不喜坡文戴肖望漢不喜南豐文先生曰  
二家之文雖不同使二公相見曾公須道坡公底好坡  
公須道曾公底是道夫

德粹語其人文章先生曰紹興間文章大抵麓成段時文  
然今日太細臆流於委靡問賢良先生曰賢良不成科

目天下安得許多議論可奉○以下  
諸公文章馳騁好異止緣好異所以見異端新奇之說從  
而好之這也只是見不分曉所以如此音仁宗時制詔  
之文極朴固是不好看只是它意思氣象自恁地深厚  
又長固是拙只是他所見皆實者他下字都不甚恰  
有合當下底字却不下也不是他識了不下只是他當  
初自思量不到然氣象儘好非如後來之一味纖巧  
不實且如進卷方是二蘇做出恁地壯偉發越已前不  
會如此看張方平進策更不作文只如說鹽鐵一事他  
便從鹽鐵原頭直說到如今中間却載着甚麼年甚麼  
月後面更不說措置如今只是將虛文漫漫前面說了  
後面又將這一段翻轉這只是不會見得所以不會見

得只是不會虛心看聖賢之書固有不曾虛心看聖賢  
書底人到得要去者聖賢書底又先把他自一副當排  
在這裏不曾見得聖人意待做出又只是自底共如今  
看來惟是聰明底人難讀書難理會道理蓋緣他先自  
有許多一副當聖賢意思自是難入因說陳叔向是自  
撰一箇道理其嘗說教他據自底所見恁地說也無害  
只是又把那說來屢在這裏文字上他也自見得自底  
虛方行不得故如此然如何將兩箇要理做一箇得一  
箇自方一箇自圓如何總合得這箇不是他要如此止  
緣他合下見得如此如揚墨揚氏終不成自要為我墨  
氏終不成自要兼愛只緣他合下見得錯了若不是見  
得如此定不解常如此做揚氏壁立萬仞毫髮不容較

之墨氏又難看不是他見得如此如何心肯意肯陳叔  
 向所見咄異它說目視已色耳聽已聲只言已事足循  
 已行有自固當視天下之色有耳固當聽天下之聲有  
 口固當言天下之事有足固當循天下之行他却如此  
 說看他意思是如此只要默然靜坐是不看眼前物事  
 不聽別人說話不說別人是非不管別人事又如說言  
 忠信行篤敬一章便說道緊要只在立則見其參於前  
 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問道見是見箇甚麼物事他便說  
 見是見自家身也其與說立是自家身也立在這裏了  
 參於前又是自家身也在與是自家身也坐在這裏了  
 倚於衡又是自家身也却是有一兩箇身已又說格物做  
 心云格性這心方會知得到未嘗見人把物做心與也

恁地說他只是自底是以此知人最是知見為急聖人  
 尚說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若只恁地死守得這箇心便  
 了聖人又須要人講學何故若只守此心據自家所見  
 做將去少間錯處都不知賀孫

今人作文皆不足為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辭  
 語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現前輩歐蘇諸公作文何  
 嘗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  
 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  
 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  
 耳學者須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見何嘗如今人欲說又  
 不敢分曉說不知是甚所見畢竟是自家所見不明所  
 以不敢深言且鵲突說在裏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  
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拾澤爾如舞訝鼓然其  
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  
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  
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  
稱雪上此換字法也方子蓋卿錄云今人做文字却  
是胭脂膩粉粧成自是不壯浪無  
骨氣如舞訝鼓相似也有男兒也有婦人也有僧道秀  
才但都是假底嘗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文章只  
是用換字減字法如說湖州只說湖此減字法不然則  
稱雪上此換字法嘗見張安道進卷其文皆有直氣  
謙錄云今來文字至無氣骨向來前輩雖是作時文亦  
是朴實頭鋪事實朴實頭引援朴實頭道理看者雖不  
入眼却有骨氣今人文字全無骨氣便似舞訝鼓者塗  
眉畫眼僧也有道也有婦人也有村人也有俗人也有  
官人也有士人也有只不是本樣人然皆足以惑眾真  
可笑也或云此是禁懷挾所致曰不然自是時節所尚

如既只是人不知字全無本柄被人引動充而致之何  
如而全作件物事一箇做起一人字起有不崇朝而備  
天下者本來合當理會底  
事全不理會真是可惜  
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  
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  
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為言以宣其心志當  
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來之文  
務悅人者外而已可恥也矣人傑○以  
下論作文  
道者文之根本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  
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  
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  
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它大病  
處只是它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

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為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

才要作文章便是技業害着學問及兩失也 壽昌

詩筆雜文不須理會科舉是無可奈何一以門戶一以父兄在上責望科舉却有了時詩文之類者無出時節一曰說作文曰不必着意學如此文章但須明理理精後文字自典實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蘇子瞻雖氣豪善作文終不免疎漏處大雅

問要着文以資筆勢言語須要助發義理曰可看孟子韓文韓不用科段直便說走去至終篇自然純粹成體無破綻如歐曾却各有一箇科段舊曾學曾為其節次定了今覺得要說一意須待節次了方說得到及這一路定了左右更去不得又云方之文有濫處因言陳阜卿教人看柳文了却看韓文不知看了柳文便自壞了如何更看韓文方

因論文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架空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等傳自然好東坡如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秦少游龍舟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起發人意思時幸

文章要理會本領謂前輩作者多讀書亦隨所見理會今皆做賢良進卷胡作

每論著述文章皆要有綱領文定文字有綱領龜山無綱領如字說三經辨之類前輩做文字只依定格依本分做所以做得甚好後來人

却厭其常格則變一般新格做本是要好然未好時先差去異了又云前輩用言語古人有說底固是用如世

俗常說底亦用後來人都要別撰一般新奇言語下指與文章都差異了却將差異底說話換了

問舍弟序子文字如何進工夫云云曰看得韓文熟饒錄云看一學者文字曰好

好讀得韓文熟又曰要做好文字須是理會道理更可以去韓文上一截如西漢文字用工問史記如何曰史記不可學學不成却顛了不知且理會法度文字問

後山學史記曰后山文字極法度幾於太法度了然做許多碎句子是學史記又曰後世人資稟與古人不同

今人去學左傳國語皆一切踏踏地說去沒收教揚文字奇而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闕教壽

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可太頹塌只略教擊背足矣文蔚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模擬作一篇故後有所作

時左右逢原

因論詩曰嘗見傅安道說為文字之法有所謂筆力有所謂筆路筆力到二十歲許便定了便後來長進也只就

上面添得此子筆路則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發此說本出於李漢老看來做詩亦然難

因說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

某因說陸教授謂伯恭有箇文字腔子才作文字時便  
將來入箇腔子做文字氣脉不長先生曰他便是眼高  
見得破

至之以所業呈先生先生因言東萊教人作文當看獲麟  
解也是其間多曲折又曰某舊最愛看陳無已文他文  
字也多曲折謂諸生曰韓柳文好者不可不看道夫  
人要會作文章須取一部西漢文與韓文歐陽文南豐文  
看

因論今日舉業不徒曰今日要做好文者但讀史漢韓柳  
而不能便請研取老僧頭去  
嘗與後生說若會將漢書及韓柳文熟讀不到不會做文  
章舊見某人作馬政策云觀戰奇也觀戰勝又奇也觀

騎戰勝又大奇也這雖是籠中間却有好意思如今時  
文一兩行便做萬千屈曲若一句題也要立兩脚三句  
題也要立兩脚這是多少衰氣賀孫

後人專做文字亦做得衰不似古人前輩云言衆人之所  
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多少氣魄今成甚麼文字節  
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取入規  
矩不無蕩將去

因論今人作文好用字字如讀漢書之類便去收拾三兩  
箇字洪邁又較過文亦但逐三兩行文字筆勢之類好  
者讀者因論南豐尚解使一二字歐蘇全不使一箇難  
字而文章如此好揚  
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

說不曾盡東坡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滾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淨法但只管學他一滾

做將去

文字

或作

無大綱領拈撥不起某平生不會做補接底文

字補湊得<sub>不濟事</sub>方子

前輩云文字自有穩當底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曰文字自有<sub>一箇</sub>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貼這天生成腔

子節

因論公也士大夫好作文字論古今利害比並為說曰不必如此只要明義理義理明則利害自明古今天下只是此理所以今人做事多暗與古人合者只為理一故也大雅

人做文字不着只是說不着說不到說自家意思不盡

者陳蕃叟同合錄序文字艱澁曰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

後世見之明白無疑揚

因說作應用之文此等苛禮無用亦可但人所共用亦不

可廢曹宰問云尋常人狗人情做事莫有牽制否曰孔

子自有條法從眾從下惟其當爾謙

大率諸義皆傷淺短鋪陳略盡便無可說不見反覆辨論

節次發明工夫讀之未終已無餘味矣此學不講之過

也抄漳浦課

顯道云李德遠侍郎在建昌作解元做本強則精神折衝賦其中一聯云虎在山而藜藿不採威令風行金鑄鼎而魍魎不逢姦邪影滅試官大喜之乃是全用汪玉谿



相黃潛善麻制中語後來士人經禮部訟之時樊茂實為侍郎乃云此一對當初洋內翰用時却未甚好今被李觥元用此賦中見得工訟者遂無語而退德遠緣此見知於樊先生因舉舊有欠作仁人之安宅賦一聯云智者反之若去國念田園之樂眾人自棄如病狂味寧室之安

語類卷百三十九終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一百四十

論文下詩

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閉雖堆出在何處文蔚因說詩曰曹操作詩必說周公如云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又苦寒行云悲彼東山詩他也是做得箇賊起不惟竊國之柄和聖人之法也竊了雙孫詩見得人如曹操雖作酒令亦說從周公上去可見是賊若曹丕詩但說飲酒

古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杜甫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然一滾說盡無餘意黃費安排德明

選中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艷明遠

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鍊刈葵藿  
倚杖牧鷄豚分明說出箇強不肯其心之意如疾風  
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尾縮如蝟角弓不可張分明說  
出邊塞之狀語又俊健方子

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  
生見人做得詩好說意要學遂捋淵明詩子側用字一  
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  
之法

或問形天無千歲改作形天舞于戚如何曰山海經分明  
如此說惟周丞相不信改本向薊林家藏邵康節親寫  
陶詩一冊乃作形天無千歲周丞相遂跋尾以康節手  
書為據以為後人妄改也向家子弟携來求跋其細觀

亦不是康節親筆疑熙豐以後人寫蓋贗本也蓋康節  
之死在熙寧二三年間而詩中避高諱則當是熙寧以  
後書然筆畫嫩弱非老人筆也又不欲破其前說遂還  
之雉

蘇子由愛選詩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子由慢  
底句法某却愛寒城一以眺予楚正蒼然十字却有力  
雜

齊梁間之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  
晉人詩惟謝靈運用古韻如祐字協燭字之類唐人惟韓  
退之柳子厚白居易用古韻如毛穎傳牙字資字毛字  
皆協魚字韻是也人傑

唐明皇資稟英邁只看他做詩出來是什麼氣魄今唐百

家詩首載明皇一篇早渡蒲津聞多少飄逸氣槩便有  
帝主底氣談越州有石刻唐朝臣送智知章詩亦只有  
明皇一首好有白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雜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

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其看他有

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

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雜

張以道問太白五十篇古風不似他詩如何曰太白五十

篇古風是學陳子昂感遇詩其間多有全用他句處義

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逆不可當只意到處便押一箇

韻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李太白

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古風

兩卷多効陳子昂亦有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

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為人所亂有一篇分為三篇者有

三篇合為一篇者方子同

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倣選

詩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雜

或問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前輩多稱此語如何

曰自然之好又不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則尤佳

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夔州詩却說得鄭重

頓絮不如他中前有一節詩好曾直一時固自有所見

今人只見曾直說好便却說好如矮人看戲耳問韓退

之潮州詩東坡海外詩如何曰却好東坡晚年詩固好  
只文字也多是信筆胡說全不著道理雉

杜子美晚年詩都不可曉呂居仁嘗言詩字字要響其晚  
年詩都啞了不知是如何以為好否

杜詩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後說卷云云今人只說道  
戎王子自月支帶得花來此中嘗有一人在都下見一

蜀人遍舖買戎王子皆無曰是蜀中一藥為本草不曾  
收今遂無人蓄方曉杜詩所言

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路遠思恐泥東坡為此詩  
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為法麟

杜詩最多誤字蔡興宗正與固好而未盡其嘗欲廣之作  
杜詩考異竟未暇也如風吹蒼江樹雨洒石罅來謝字

無意思當作去字無疑去字對來字又如蜀有漏天以

其西北陰盛常而如天之漏也故杜詩云鼓角漏天東  
後人不曉其義遂改漏字為滿似此類極多雉

天閣象緯逼蔡興宗作天闕近是蔡云古本作闕史  
杜子美暗飛螢自照語只是巧韋蘇州云寒而暗深更流

螢度高閣此景色可想但則是自在說了因言國史補  
稱韋為入高齋鮮食寡欲所至之處掃地焚香閉閣而

坐其詩無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意常愛之  
問比陶如何曰陶却是有力但語健而意閑隱者多是

帶性負氣之人為之陶歎有為而不能者又好名韋  
則自在其詩直有做不著處便倒塌了底晉宋間詩多

閑淡杜工部等詩常忙了陶云身有餘勞心有常閑乃

禮記身勞而心閑則為之也

常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方  
韓詩子易孟郊喫了飽量到人不到處聯句中被他牽  
得亦著如此做

人不可無戒謹恐懼底心莊子說庖丁解牛神妙然才到  
那族必心怵然為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韓  
文闕難聯句云一噴一醒一醒再接再礪乃謂雖困了一  
以水噴之便醒一噴一醒即所謂懼也此是孟郊語也  
說得好又曰爭觀雲填道助時波翻海此乃退之之豪  
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此是東野之工雉

韓退之詩強懷張不湍弱力闕易盈上句是助長下句是  
歉雉

退之木鴉詩末句云直割蒼龍左耳來事見龍川志正是

木鴉事

李賀較惟得此字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義剛

劉又詩斗柄寒垂地河流凍徹天介父詩柳樹鳴螭綠暗

荷老落日紅酣王建田家留客云丁字回語屋中妻有

客莫令兒夜啼方子

詩須是平易不費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輩句語雖

險怪意思亦自有混成氣象因舉陸務觀詩春寒催喚

客嘗酒夜靜臥聽兒讀書不費力好賜

行年三十九歲莫日斜時孟子心不動吾今其庶幾此樂

天以受滑稽也然猶雅馴悲若今之作者村裏雜劇也

方子  
佐同

白樂大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云云這是和而淫至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坐重聞皆滄泣這是淡而傷道夫

唐文人皆不可曉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刺亦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一詩暢快李德裕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瑄亦正必大

木蘭詩只似唐人作其間可許可汗前此未有方子黃巢入京師其夜有欠作詩貼三省門罵之次日盡搜京師識字者一切殺之詩莫盛於唐亦莫慘於唐也揚先生偶誦寒山數詩其一云城中蛾眉女珠佩珂珊珊

鵝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云如此類煞有好处詩人未易到此公嘗看否壽昌對亦嘗看來近日送浩來此灑掃時亦嘗書寒山一詩送行云養字未經師不及都亭鼠何曾見好人豈聞長者語為染在薰猶應須擇朋侶五月敗鮮魚勿令他笑汝壽昌

因學石曼卿詩極有好处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長篇其舊於某人處見曼卿親書此詩大字氣象方嚴邁勁極可寶愛真所謂顛筋柳骨令人喜蘇子美字以曼卿字比之子美遠不及矣其常勸其人刻之不知今安在曼卿詩極雄豪而鎮密方嚴極好如壽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青山青又樂意

相與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  
全集多於小說詩話中略見一二爾曼卿曾次極高非  
諸公所及其為入豪放而詩詞乃方嚴鎮密此便是他  
好處可惜不曾得用子

東坡作詩談一昏闇之人有句云煙雨塞九竅蔡勝子詩

蜚卿問山谷詩曰精絕知他是用多少工夫今人卒乍如

何及得可謂巧好無餘自成一家矣但只是古詩較自

在山谷則刻意為之又曰山谷詩忒好了道夫

陳後山初見東坡時詩不甚好到得為正字時筆力高妙

如題趙大年所畫高軒過圖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

歲月來無多極有筆力其中云八二者乃大年行次也

雉

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無已平時出行查有

詩思便急歸擁被臥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累日而後

成真是閉門覓句如秦少游詩甚巧亦謂之對客揮毫

者想他合下得句便巧張文潛詩只一筆馮去重意重

字皆不問然好處亦是絕好淳

陳博士在坡公之門遠不及諸公未說如秦黃之流只如

劉景文詩云四海共知霜滿鬢重陽曾插菊花無已詩

無此句矣其雜文亦自不及備論道夫

山谷集中贈覺範詩乃覺範自作又曰山谷詩乃洪駒父

輩刪集義剛

覺範詩如何及得參寥義剛

張文潛詩有好底多但頗率爾多重用字如梁甫吟一篇

筆力極健如云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凡是天意等處說詩好但結末差弱耳又曰張文潛大詩好在德符小詩好又曰蘇子由詩有數篇崔德符魚詩云小魚喜親人可釣亦可扛大魚自右神出沒不可量如此等作甚好文鑑上却不收不知如何平道理不取只要巧

潘邠老有一詩一句說一事更成甚詩必大

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詩

一自作百首也得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壁細雨濕青

松暖白薰楊柳濃陰醉海棠他是什麼句法雉

高宗最愛簡齋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又問

坐間云簡齋墨梅詩何者最勝或以舉字韻一首對先

生曰不如相逢京洛渾依鶴惟恨緇塵染素衣雉

劉叔通屢舉簡齋六經在天如日月萬事隨時更故就江

南丞相浮雲壞洛下先生宰木春前謂荆公後謂伊川先生曰此

詩固好然也須與他分一箇是非始得天下之理那有

兩箇都是必有一箇非雉

有人過昭陵題絕句云

能四十二年那忍說西風吹淚過昭陵後來人說是劉

信叔詩也廣

政爾雲峰千古衆澹然雲水一孤僧曾文清詩璘

舉南軒詩云臥聽急雨打芭蕉先生曰此句不響曰不若

作臥聞急雨到芭蕉又言南軒文字極易成嘗見其

劉叔通江文卿三人皆能詩叔通放體不拘末底詩好文



卿有格律入規矩底詩好游關子蒙嘗和劉叔通詩昨夜劉郎叩角歌翔雲寒雪滿山阿文章無用乃如此富貴不來爭奈何 雉錄又四句云兩郊鄉嘗依北海鬼張今復事東坡吹壘合有飛騰便未用溪頭買此詩若遇蘇黃須提掖他 文蔚。雉錄云先生屬好此等使蘇黃見之 賞賞責人固有遇耳

方伯謨詩不及其父錢監公豪壯黃子虛詩却老硬只是太枯淡徐思遠玉山與汝談比諸人較好思遠乃程克後之甥亦是有源流雉

或問趙昌父徐思遠韓仲止曰昌父較懇惻又問三克詩文曰思遠詩文雖小畢竟清文蔚力推獐龍借水飲手却猛虎奪石坐劉淳叟詩雲谷有虎挨石淳叟作此自以為好不可曉麟

谷蕪水所以好處某向欲作一首形容之然極難言大既到口便空又滑然此兩字亦說未出必大

龍哀新天子羊裘老故人意味。道夫。群趨浴沂水同安日試風乎舞臺詩

蔡京父子在京城之西兩坊對賜甲第四區極天下土木之工一曰太師第乃京之自居也二曰樞密第乃攸之居也三曰駙馬第乃條之居也四曰殿監第乃攸子之居也攸妻劉乃明達明節之族有寵而二劉不能容乃出嫁攸權寵之盛由之京攸四第對開金碧相照嘗見上官仲恭詩一篇其間有城西曲言蔡氏奢侈敗亡之事最為豪健末云君不見喬木參天獨樂園至公猶是温公宅仲恭乃上官彦衡之子也惜乎其詩不行於世

本朝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畧云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云云所以樞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

有鬼詩云鸞聲不逐春光老艾影長隨日脚流庚

有僧月夜看海潮得句云沙邊月趁潮回而無對因看風

飄木葉乃云木末風隨葉下雖對不過亦且如此

問曾慥所編百家詩曰只是他所見如此他要無不會詩

詞文章字畫外更編道書八十卷又別有一書甚少名

八段錦着了便真以為是神仙不死底人

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

聲逐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胡泳

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

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如真

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

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

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悲分為了

學工夫然到極處當有知作詩果無益必大

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

之人盡命去奔聲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

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

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

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

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開如何見得個

詩社中人言詩皆原於賡歌今觀其詩如何有此意  
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  
黃以次諸家詩廣○敬

因林擇之論趙昌父詩曰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

已落第二義况又不去學好底却只學去做那不好底

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曉崎底今便學得

十分好後把作甚麼用莫道更不好如近時人學山谷

詩然又不學山谷好底只學得那山谷不好處擇之云  
後山詩恁地深他資質儘高不知如何肯去學山谷曰  
後山雅健強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却無山  
谷許多輕浮底意思然若論敘事又却不及山谷山谷

善敘事情叙得盡後山叙得較有疎處若散文則山谷

大不及後山厚錄云後山詩雅健勝山谷無山谷蕭洒  
輕揚之態然山谷氣力又較大敘事詠物

頗盡事情其散擇之云歐公好梅聖俞詩然聖俞詩也

多有未成就處曰聖俞詩不好底多如河豚詩當時諸

公說道恁地好據其看來只以箇上門罵入底詩只似

脫了衣裳上入門罵人祖罵人父一般初無深遠底意

思後山山谷好說文章臨作文時又氣餒了老蘇不曾  
說到下筆時做得却雄健義剛

今江西學者有兩種有臨川來者則漸染得陸子靜之學

又一種自揚謝來者又不好子靜門猶有所謂學不知

窮年窮月做得淨那詩要作何用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

至楊廷秀又再變遂至於此本朝楊大年雖巧然巧之

中猶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來不覺及至歐公漸漸要說出來然歐公詩自好所以他喜梅聖俞詩蓋枯淡中有意惠歐公最喜二人送別詩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又喜王建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語不碍今人都不識這意思只要嵌事使難字便云好姓

先生因說古人做詩不十分著題却好今人做詩愈著題愈不好或舉某人會做詩曰他是某人外甥他家都會做詩自有文種又云某嘗謂氣類近風土遠氣類才絕便從風土去且如北人居婺州後來皆做出婺州文章間有婺州鄉談在裏面者如呂子約輩是也盡或問倉頡作字亦非細人曰此亦非有撰出自有是理如此

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

附字

大凡字只聲形二者而已如楊字木是形易是聲其餘多有只從聲者按六書中形

凡字如楊柳字木是文易郊是字如江河字水是文工可

是字字者滋也謂滋添者是也楊因說叶韻先生曰此謂有文有字文是形字是聲文如從

永從金從木從日從月之類字是皮可工奚之類故鄭

漁仲云文眼學也字耳學也蓋以形聲別也時舉壹貳叁肆皆是借同聲字漆字本無此字唯有漆沮之漆漆字草書頗似柒遂誤以為真洪氏隸釋辨不及此

世字與太字古多互用如太子為世子太室為世室之類

廣黃直卿云如備催之備也只訓用以其我用他故將催以還其力由此取義此皆是兩通底字義剛

夷狄字皆從龠獸旁苗本有反犬古人字通用無亦得義

刪古人相形造字自是動不得如轡字後商一箇車兩邊從

系即纏繩也前商口字即馬口也馬口中銜着纏繩也子蒙

秦篆今皆無此本而今只是模本自宋苜公已不見此本了義剛

說文亦有誤解者亦有解不行者音是徐鉉作許氏本無

必大

玉篇偏旁多誤收者如考孝是也

韻書難理會如昨日檢柳字玉篇說文中檢才及邑附皆

不見後來在集韻中尋出乃云反印也却在印部尋得

元來無挑才如此馬印義剛

字之反切其字母同者便可互用如戎汝是也逝字從折

故可與害字叶韻必大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却有暗合處蓋是風氣之中有自然

之理便有自然之字非人力所能安排如福與備通

洪州有二部洪韻太平州亦有一部韻家文字義剛

二王書某曉不得看着只見俗字今有箇人書得如此好

俗法帖上王帖中亦有馬唐人文字底亦有一釋名底

此皆偽者揚

字說自不須辯只看說文字類便見王氏無意思字類有六會意

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

端人正士方是字揚

論書因及東坡以杜老字之異南康有人有因說南軒喜

字然不甚能辨因有一偽書東坡字不因論麻衣易不

難辨南軒以快之故嘗勸其改字文曰改亦只

子瞻單灼把筆錢穆父見之曰尚未能把筆邪方

山谷不甚理會得字故所論皆虛米老理會得故所論皆

實嘉祐前前輩如此厚重胡安定於義理不分明然是

甚氣象

曾直論字學只好於印冊子上看若看碑本恐自未諳如

其所言必大

字法在黑內黃魯直論得玄甚然其字却且如此揚

筆力到則字皆好不自有如骨中別樣即動容周旋中禮

方

寫字不要好時却好文蔚

南海諸蕃書然有好者字畫通勁如古鐘鼎款識諸國各

不同風氣初開時此等事到處皆有開其先者不獨中

國也或問古今字畫多寡之異曰古人篆刺筆畫雖多

然無一筆可減今字如此簡約然亦不可多添一筆便

是世實自然如此間

鄒德父楷書大學今人寫得如此亦是難得只如黃魯直

語類

書自謂人所莫及自今觀之亦是有好處但自家既是  
寫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須要得恁歌斜則甚又他  
也非不知端楷為是但自要如此寫亦非不知做人誠  
實端整為是但自要恁地放縱道夫問何謂書窮八法  
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入言永字體具八法行夫問  
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  
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  
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為入  
亦然道夫言尋常見魯直亦說好話意謂他與少游諸  
人不同曰他也却說道理但到做處亦與少游不爭多  
他一輩行皆是恁地道夫曰也是坡公做頭故他們從  
而和之曰然某昨日看他與李方叔一詩說他起屋有

甚明恁淨几眼前景致未稍又只歸做好吟詩上去若  
是要只粗說也且說讀書窮究古今成敗之類亦可如  
何却專要吟詩便了道夫曰看他也是將這箇來做一  
箇要緊處曰他是將來做箇大事看了如唐韓柳皆是  
恁地道夫云嘗愛歐公詩云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  
這般意思甚好曰他也是說要讀書只歐公却於文章  
似說不做亦無緊要如送徐無黨序所謂無異草木榮  
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皆是這意思道夫曰前輩  
皆有一病如歐公又却疑繫辭非孔子作曰這也是他  
一時所見如繫辭文言若是孔子做如何又却有子曰  
字某嘗疑此等處如五峰刻通書相似去了本來所有  
篇名却於每篇之首加一周子曰字通書去了篇名有

篇內無本篇字如理性命章者然不可理會蓋厥彰厥微匪靈弗登是說理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是說性自此以下却說命章內全無此三字及所知周子曰三字又却是本所無者次第易繫文言亦是門人弟子所勸入爾道夫問五峰於通書何故輒以己意加損曰他病痛多又寄居湖湘間士人希跡兼他自立得門庭又高人既未必信他被他們庭高人亦一向不來來到他處箇又是不知他底不能問難故絕無人與之講究故有許多事道夫曰如他說孟子道性善似乎好奇全不平帖曰他不是好奇只是看不破須着如此說又如疑孟辨別自做出一樣文字溫公疑得固自不是但他箇更無理會某嘗謂今只將前輩與聖賢說話來看

便見自家不及他處今孟子說得平易如此溫公所疑又見明白自家却說得恁地聲牙如何辨得他倒道夫曰如此則是他只見那一邊不知有這一邊了曰他都知道了只如楊氏為我只知為我都不知聖賢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公其心而無所私底意思了又如老氏之虛無清淨他只知箇虛無清淨今人多言釋氏本自見得箇箇分明只是見人如何遂又別為一說某謂豈有此理只認自家說他不知便得先生以手指其下月曰他若知之則曰處便須還是白黑處使須還是黑豈有知之而不言者此孟子所謂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辭之不平便是他蔽了蔽了便陷了便離離了便窮且如五峰疑孟辨



忽<sup>說</sup>其甚感物而動者衆人也感物而節者賢人也感物而通者聖人也發頭便罵了箇動他之意是聖人之心雖感物只靜在這裏感物而動便不好中間胡廣仲只管支離蔓衍說將去更說不回其一日讀文定春秋有何况聖人之心感物而動一語某執以問之曰若以為感物而動是不好底心則文定當時何故有此說應仲遂語塞先生復笑而言曰蓋他只管守着五峯之說不肯放某却又討得箇大似五峯者與他說只是以他家人自與之辨極好道理只是見不破彼便有許多病痛道夫

拾遺 編成而又遺者筆此

志氣清明思慮精上炯然不昧而常有以察於幾微之間

則精矣立心之剛用力之篤毅然自守而常有以謹於毫釐之失則一矣

人心之動變態不一所謂五分天理五分人欲者特以其善惡交戰而言爾有先發於天理者有先發於人欲者蓋不可以一端盡也

人心但以形氣所感者而言爾具形氣謂之人合義理謂之道有知覺謂之心

便以動者為危亦未當若動於義理則豈得謂之危乎

允執有常又不變之意者得此是別錄所載廣錄五條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

又動中動陽明陰濁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 夢有邪正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

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寤則居靈知覺之體  
而萬物生意皆可見操則虛靈知覺之體隱然潛伏如  
純坤月而萬物生性不可窺此答陳亮書而詳

問遺書

忠信進德終日以下是說此一理後言形器今古个我皆  
一統神如在上下左右是道體偏滿誠字是實理如此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無誠心則不中不記  
理義悅心是恆當玩理養心則兩進一是知而悅一是養  
而悅當知用心緩急如大經大體是要先知用心以次  
乃可緩

緩進

曲能有誠有誠則不曲矣蓋誠者圓成無欠闕者也  
萬物無一物失所是使之各得其分恰好處

人心活則周流無偏係即活憂患樂好皆偏係也方謂則  
循天之理

自然周流

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有時而可分言事君親之  
只歸之自然則更無可觀更無可玩索上句謂不承其所  
以然只說一箇自然是顛頂也謂不可如此爾口龜山  
答人問赤子入井今未所以然一敗好

仁則固一所以為仁言所以一者是仁也

仁在事若不於事上看如何見仁

退藏於密密是主靜處萬化出焉者動中之靜固是靜又  
有大靜萬化參然者

斷置言倒斷措置也

言四德云不著其功常久而不自負也不有其功言化育  
之無迹處為負 因

言貞於五常為智孟子曰知斯二者勿去是也既知又曰弗去有兩義又文言訓正固又於四時為冬冬有始終之義王氏亦云賢有兩有龜有蛇所以朔易亦猶貞也又傳曰貞各稱其事問咸傳之九四說虛心貞一處全似敬答云蓋嘗有語曰敬心之貞也

孔子既知桓魋不能害已又却微服過宋一段有聖人專心命之意上方錄止此回造化之

知性善以忠信為本須是熟識得這箇物事然後從忠信做將去若不識得這箇不知是做甚麼故曰先立乎其大者

問敬先於知然知至則敬愈分明曰此正如配義與道問心無私主有感皆通曰無私主也不是悞悻沒理會

是公善則好之惡則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是聖人至公至神之化心無私主如天地一般實則偏天下皆寒熱則偏天下皆熱便是有感皆通曰心無私主最難曰亦是克去己私心便無私主心有私主只是相契者便應不相契者便不應如好讀書人見書便愛不好讀書人見書便不愛

問應務不煩是如何曰閑時不曾理會得臨時旋理會則煩若豫先理會得則臨時事來便從自家理會得處理會將去如理會得禮則禮到面前便理會得如理會得樂則樂到面前便理會得更不煩也

天機有不器於物者在方為方在圓為圓方先生曰自家理會得這道理使天下之人皆理會得這道

理豈不是樂

嘗言坐即靠倚後來睡三四日便坐得先生云氣不從志

處乃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也李通

神乃氣之精明者耳

有翼其臨翼敬也

僕句成歎黃裳亦誤事見左傳

問范氏言宋襄公出母事有生則致孝死則盡禮之說然

出母既義不可迎之以歸則所謂致孝盡禮者恐只是

遣使命往來遺問否曰恐只是如此如定省之類自是

都做不得因言宣姜全不成人却有賢女許穆夫人

宋襄公也是也春秋時魯最號禮義之國然其間成甚

風俗必大

康節說形而上者不能出此形而下者則盡之矣因謂

書第一二先生說下者不盡亦不甚說閔子明說形而上

者亦莊老李通

朱子語類卷之一百四十終

晦菴朱先生既沒諸從遊者追錄其  
往還問答之語各自爲書如池錄饒  
錄建錄蜀類徽類先後錯出若是編  
者乃導江黎靖德合三錄二類而名  
爲大全其刪定複訛門分類列用心  
亦勤矣惜歲久板敝學者多不及見  
天順庚辰煒舉進士於同年讀書  
中祕者得寫本手錄未半而輟繼因提  
學近畿始得全錄魚陰之病謾不可

讀成化辛卯來佐憲江右偶於豫章  
胡頤菴家訪得印本缺卷二十餘無  
可補者越二年巡湖東復得全本於  
吳康齋家雖有殘缺補以胡家本斯  
無遺矣竊惟

皇朝承平日久文字日繁不根理不載道  
無益之言傳布滿天下蠱惑人心目  
若是書者雖出朱氏門人追述之語  
未必盡得師傳本旨使人人得而讀

之安知無能精擇而審取者出爲之  
重加證定焉則是書之嘉惠來學不  
小也遂用胡家本重壽于木其中遺  
訛悉仍其舊即黎公所謂無別本可  
證定故爾板土旣畢僭識末簡以俟  
成化九年癸巳十一月望  
賜進士江西按察副使三山陳煒謹書

朱子語類大全鶴飼氏所點九十卷也而後二十卷余校正九十卷以下余新加點訓焉雖攷證諸一二之博洽尚非無可疑者且得闕焉况其餘免有繆誤願觀者補正之

寬文戊申九月日

真祐跋

寬政三年辛亥十一月

江戸 須原 茂兵衛

日本橋通南壹町目

京師 風月莊左衛門

二條通衣店

尾張 風月 孫助

本町通壹町目

大坂 泉本八兵衛

心齊橋通南久寶寺町

書肆

